

E. H. Parker 著
向達 黃靜淵 譯

漢譯世界名著

鞑

鞑

千

年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再版序

本書以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四年間草於瓊州，即華南之海南島也。瓊州府尹曾貸余以中文歷史要籍多種。一八九四年余去華，是時詹姆生先生 (Mr. George Jamieson) 適代理上海按察司 (Acting-Chief Judge at Shanghai)，承其校閱排樣，主理出版事。此時俄人在庫倫附近發見一刻有三種文字石碑，卒因其所刻中國文與敘利亞文之對照文字，遂發現第三種文字爲突厥文。此舉以哥本哈琴大學湯麥生教授 (Prof. V. Thomsen of Copenhagen) 稱首功（令人迴憶學者誦讀埃及洛塞達石碑 Rosetta Stone 方法）繼之者爲聖彼得堡拉德洛夫博士 (Dr. W. R. Idloff of St. Petersburg) 彼實從事探求，致此千二百年前之突厥文全部，仍爲今人所能了解。余於中國評論 (China Review) 第二十卷中，嘗言匈奴，塞種，匈人，突厥爲同一部落之異名。自是而後，沙畹，夏德諸學者繼續努力，更有深切之研究云。

巴克爾識於利物浦岡比爾里十四號 (14 Gambier Terrace, Liverpool)

目錄

再版序

卷一 匈奴

- 第一章 匈奴之古史……………一
- 第二章 冒頓之御宇……………七
- 第三章 與中國爭霸時期……………一六
- 第四章 衰敗時期……………二七
- 第五章 屬國時期……………三七
- 第六章 匈奴之內屬分裂與衰亡……………五七
- 第七章 匈奴人之稱帝於中國北部……………七一

卷二 鮮卑

第一章 烏桓與鮮卑等東胡民族……………七七

第二章 鮮卑名王檀石槐帝國……………八三

第三章 入主中國北部之鮮卑族人……………九一

第四章 吐谷渾……………九九

卷三 蠕蠕

第一章 興衰略述……………一〇三

第二章 與康加里族之爭……………一一一

卷四 突厥

第一章 突厥古史……………一一五

第二章 與中國之爭及頡利帝國時代……………一二七

第三章 默啜帝國……………一三七

第四章 突厥之中興與滅亡……………一四七

卷五 西突厥

第一章 阿史那族之盛衰……………一五三

第二章 碎葉之突厥施可汗……………一六五

第三章 突厥種人之入主中國北部……………一六九

第四章 黠戛斯……………一七三

第五章 突厥臣屬各部落……………一七九

卷六 回紇

第一章 初期回紇在北部之興衰……………一八一

第二章 流落時期之回鶻……………二〇一

第三章 在西方之後期回紇……………二〇五

卷七 契丹

第一章	阿保機之建國·····	一一五
第二章	契丹兼併鄰部時期·····	一三一
第三章	契丹與宋和好時期·····	一四一
第四章	契丹概況及其在十一世紀之情狀·····	一五三
第五章	女眞之興起及契丹之敗亡·····	一六三

韃靼千年史

卷一 匈奴

第一章 匈奴之古史

東亞游牧民族之真正歷史，其時期情勢，俱與歐洲北族約略相似。中國自發見此輩而後，繼以戰伐，於是交往日繁；而種族間相刃相盪之勢遂起；馴至邊患不絕，中國國勢因而凌夷，政治中心亦爲之播遷不常；與羅馬帝國正復相似。希臘波斯之所遇者較夙於中國羅馬，然希羅多德（Herodotus）書中所紀塞種（Scythians）之生活習慣，栩栩若繪，而中國羅馬史籍所述則率爲政治史，此其異也。然而希羅多德書中所紀，與中國史中之匈奴，羅馬史中之匈人，絲毫無殊。是故中國史中之匈奴與希臘之匈納（Oxyor, or Hunnen）西方之匈人在字根上是否同源，只

一語而決耳。本書僅就中國史籍所紀，整齊排比，以任學人自爲推尋，非確然有據，不漫爲揚權也。

匈奴史蹟初見載籍之時，中國唯略知高麗、東北諸族、安南、大江以南諸土著，以及西藏游牧民族之梗概，日本、緬甸、暹羅、印度、中亞、土耳其、斯坦與夫南洋羣島一帶，猶茫然不識。中國斯時對外關係唯局於北方騎馬寇掠之輩而已。匈奴一辭，屢見後來正史，唯在古初，不曰匈奴而爲其他音近之字；歐西學者以爲匈奴一辭始於西元前第二世紀，其說甚謬。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力闢其非，舉二例以證匈奴一辭，在西元前第二世紀前，卽用爲國名，且已聲威烜赫成爲大國。中國史家論述邊徼諸國，政治起源，輒喜歸諸中國流徙亡命之徒，以爲此輩善於適應當地風尚，重以知書識字，故易居高位，掌大權，而團結各民族以成一國云云。後世如高麗、閩、廣、滇、甘、臺、灣，誠如斯說；而西藏、蒙古、滿洲諸游牧民族中大致亦不殊也。中史謂匈奴之先出於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以失行遁入北荒，建國稱王。自是以迄西元前第二世紀，中國北方諸邦，屢遭此輩游牧民族侵寇之害；然其世代年系絕少紀述，今日鈎稽古籍，於此輩往蹟略窺一二，顧其蒙昧之狀，比之希羅多德之紀塞種，無以異也。斯時東胡民族尙未爲中國所知，兩者接觸，猶在數百年後。唯匈奴以泱泱大國，故

取其妻妻之；韃靼此俗，歷千數年而不衰。至於子與兄弟，孰得先取，尙未之知；大約無子則歸兄弟，無兄弟則歸子耳。其俗無事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有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蓋其戰略，不外突擊詐敗與夫埋伏而已。中史稱其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短刀相接，則有劍及匕首以爲利器。古史或稱其冬則穴居，此或特指東胡而言也。

韃靼民族中亦復戰伐不絕，唯古紀蒙昧，難得其概。要之自西元前一千四百年至西元前二百年之間，中國與此輩游牧民族戰爭之事，時見古籍，時期亦可見梗概，雖所述簡略，固可視爲信史；至於年代不定，不足爲病，中國史籍亦自西元前八二八年（周共和十四年）以後，年歲始有可徵也。今日中國如陝西山西河北諸省之北部，在當時俱爲此輩游牧民族牧馬之區；終戰國之世（西元前七〇〇——二〇〇年），中國與此輩常保其平等之勢。周室自天子以至諸侯，先後數與此輩游牧民族藉和親以保其安謐，而趙武靈王且胡服騎射，以效之也。現今又有一字源問題，卽所謂東胡（此辭大率用以稱契丹滿洲以及高麗之先世而言，與以匈奴指突厥回鶻黠戛斯之先世而言正同）一辭是否與歐洲之通古斯（Tungusic or Tunguz）一辭是否同源是

也。在此不欲爲詳細之討論，今只略述其概。案俄文此字與中文意義正同，故二字語根若非同出一源，則當屬非常巧遇之事。此外尙有一點，亦可見中國邊陲諸邦漸染韃靼思想之深也。趙襄子曾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此事深悖孔子禮教之觀念，而與匈奴塞種之習則甚近也。西元前第三世紀，嬴秦統一以前，趙國奄有今日山西河北兩省之地，名將李牧戍邊，以誘敵之策，大破匈奴，殺十餘萬騎。秦滅六國而後，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今河套一帶號稱鄂爾多斯旗之地，當時所謂河南地者，本已淪於異域，至是俱爲所復。胡人遁走漠北。蒙恬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豁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今甘肅蘭州府地）至遼東萬餘里築長城以防胡。長城至今大致完好，現代中國地圖率可見此。自長城築後，沿邊奇異之地名，常因代而不同。然在又一方面讀史者應知此長城者，實一大血線也，埋骨其間，無代或絕，千餘年來，魂遶邊塞者奚止百萬。然而長城之築，固不自蒙恬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秦亦築長城以拒胡。東則燕（今北京平原一帶）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其後蒙恬以三十萬衆戍邊塞，築長城，要不過增修前人之舊，而聯之爲一而已耳。後來諸朝代有繕修

向東擴展；今日離北京三十哩所見之長城，大都爲後來所修；二千年前之古長城，唯見於西北邊陲一帶，然已廢圯無餘矣。

第二章 冒頓之御宇

秦始皇卽位，以長馭遠駕之才，爲攘夷安邊之略，於是匈奴遠遁漠北，不復爲邊患者久之。始皇焚書抗儒，爲後世詬病，然其影響所及，不盡爲無益也。焚書而後，古籍淪亡，制度失墜，欲使政事不至停滯，意旨可以傳達，則不得不另謀創造一種簡易之書體，輕便之文具，以代昔日之竹簡漆書，鳥文古篆。於是蒙恬乃改良往昔之竹筆而另製毛筆，而匈奴斯時又別逢一勁敵，曰月氏 (Yüeh-Chih or Ephthalites) 者，其聲勢之盛蓋不亞於中國也。月氏人始居於今甘肅之西陲，秦統一後始見知於中國。當秦始皇時，匈奴之頭曼單于 (Jenuye Deuman) 在位，匈奴史事之真實可考，蓋亦始於頭曼之時也。西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崩，先是始皇祖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秦之強盛，始基於此，迄始皇立，席先世之餘蔭，遂告統一之大業。旣崩，秦帝國漸成瓦解之勢，國內大亂，擾攘四年，將帥互相殺伐，以覬覦帝位，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頭曼單于遂乘勢崛起，努

力恢復往日之盛，漸逾大漠南侵，今甘肅東部鄂爾多斯旗一帶，復爲所有，而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Baghdur），富於才。後有愛闕氏生少子，單于寵愛闕氏，因許立其子。乃使冒頓爲質於月氏。冒頓既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悉其謀，盜月氏善馬，騎已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心怨其父之置彼於絕地也，謀所以報復之方，迺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自立爲單于。

是時東胡強，稍亞於匈奴，大漠千里，亘於其中，以爲天塹。既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告冒頓，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所以爲不討其殺父之罪之酬也。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予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予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東胡餘衆乃退保於今北京附近之蒙古東北高原中，休養生息，後來遂寢成爲大國。本書後將述及，茲不贅也。而匈奴、東胡、突厥、回鶻、契丹、蒙古、滿洲諸族之疆域種性，皆時有更易，要難確指。一次大戰而後，敗亡者則婦女夷爲妻孥，少壯則更爲戰士，雖仍統以本族，然已臣於勝者；老弱之徒則淪爲奴役，牧飼牲畜，牲畜之屬則歸於新主。若干年後，新主衰滅，則形勢復易，此爲研究游牧民族歷史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此輩游牧民族主奴生活，大致不殊，唯奴者役於人，而主則自樂，是爲異耳。婦女易夫，習爲故常，不必自願也。是故匈奴東胡雖自有其大別，然語言既已混合，種族亦已交雜，習俗亦潛移默化，同化於無形矣。至今東胡一族，已完全消滅。而在當時則中國除匈奴而外，於東胡之風俗習慣初不之知，其後數百年，兩者尙無若何關係也。

冒頓者，誠一四征不庭之雄主，稱之爲韃靼族之漢尼拔（Hannibal）亦可無愧者也。歐西有識之士輒云「世界雄主」，「奄有萬國」，實則其所云之世界天下，不過地中海之一隅，或偶一及於非洲波斯以及高盧（Gaul）而已。居魯士（Cyrus）之與亞歷山大（Alexander），大留士（Darius）之與薛西斯（Xerxes），凱撒（Caesar）之與龐培（Pompey），俱曾四征不庭，事業烜赫，震驚一世；然以之與東亞所演者相較，其動人心目，曾未能有以過之也。西洋文明在美術科學兩方面之進步，固非中國所能望其項背，然而中國文史之學，卓絕一世，而尙禮貌，重衣飾，長於治國之術，此亦非歐洲所能企及者也。要之遠東之歷史，其重要較之泰西，並不多讓，唯在善讀者耳。韃靼之於中國，關係絕爲繁重，吾輩苟能屏除成見，而認識韃靼史事之重要者，則於中國之忽視歐洲人所視爲天下之地中海裏海一帶史事，當亦爲之釋然也。

冒頓旣破滅東胡，歸而西擊走月氏，月氏遂遠遁西南。悉復收秦所奪匈奴故地，與漢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冒頓所轄控弦之士號三十萬，廬帳人民之數，可想見矣。丁零堅昆（今貝加爾湖及黑龍江一帶）俱爲所有，唯中史於此輩殊域民族都未之及，今日推尋，大概點

夏斯高車（後稱回鶻）鄂倫春（魚皮韃靼）諸族，悉臣服於冒頓；而黠戛斯之臣屬，尤爲無疑也。

匈奴世姓官號，稱其王曰撐犁孤塗單于（Tengri Kudu Jenuye）意謂天單于也。匈奴謂天爲撐犁，子爲孤塗；今突厥文及蒙古文猶以 *Tengri*（撐犁後來譯騰格里）指天而言；至於 *Kudu*（孤塗）一辭，則今突厥學人猶不得其解云。單于自鎮中權，而以二屠耆（*Duqi*）分鎮東西。匈奴謂賢曰屠耆，東西屠耆，謂左右賢王也。常以太子爲左屠耆，位最崇。賢王以下，有左右谷蠡王（*Left and Right Rukle*），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Left and Right Putu Marquisses*）。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左右賢王及左右谷蠡王是曰四角（*Four horns*），外有六角。是皆爲單于之戚族，與成吉思汗及大莫臥兒帝國時之白角（*White horn*）同其致也。谷蠡之義未詳，骨都亦作骨都盧（*Kutuluk*），其後更千餘年，音猶不殊；卽今日突厥文中之 *Kutuluk*，其意爲福，或云吉祥。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爲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

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單于之后稱曰闕氏 (Yuchi)，大率取自呼衍氏蘭氏及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匈奴小官名稱浩繁，今不詳述。且渠 (Tsiung) 一辭爲匈奴與後來突厥人之連續，說亦見後。俗至五月，大會龍城；此與馬哥孛羅時蒙古之庫里爾泰大會正同。既會於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以此與單于之天子封號比觀之，則古初匈奴與中國人之宗教觀念，亦可得其大凡矣。入秋，馬肥，又大會於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皆決於龍城蹕林二大會。會時行馳馬競駝之戲。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貴左，如中國。或又謂匈奴俗尙右，而單于坐而北鄉，中國帝皇則南面而坐，此甚可疑。要之二賢王中以左賢王爲最尊，則可決也。日之位置，常爲吉凶所關，曆日中數數記中。舉大事則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又謂戰而扶輿死者，則盡得死者家財。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此當係送喪而非殉葬，吉明 (Gibbon) 曾述及粟特 (Sogdiana) 噉噠人殉葬之俗，秦偏處西陲，吸受夷風，亦有殉葬之俗也）。名家曰豆落 (dörök) 云。

冒頓既東敗東胡，西走月氏，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諸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聲勢愈張，因引兵南躡勾注，攻太原，至晉陽下。漢高祖劉邦既削平羣雄，躋登大位，因自將兵往禦之。會冬大寒，雨雪，士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冒頓知可乘，遂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祖先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據謂冒頓以白青烏騂四色騎圍白登，西東北南四方云。冒頓之圍白登也，亦如六百年後匈奴阿提拉（Attila）之於沙龍（Châlons）一戰然，足智而多疑，以爲漢將以計誘之；高祖窺其隱，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因勸冒頓解圍之一角；於是高祖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向，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冒頓知漢帝不可得，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其後漢乃遣劉敬使匈奴，與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以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按和親之議，創於劉敬，意以中國公主爲匈奴閼氏，後將大利於漢；其實不然，和親之策，反愈足以疎兩者之誼，驗之五百年後，劉淵、石勒之流，俱以匈奴入據中夏，其效蓋可見矣。

高祖時，以用和親之策，匈奴寇邊，稍減於前。高祖既老，亦如匈奴頭曼單于然，龐戚夫人，欲立其子；高祖崩，高后呂氏乃殺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孝惠死，遂自秉國政者歷十年。中國降人因教冒頓爲書，使使遺高后，辭頗褻慢。呂后大怒，召丞相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請得十萬衆，以橫行匈奴中。季布力阻，以爲高祖以三十餘萬衆，尙有平城之敗，天下羣歌以諷，今里巷歌詠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爲能無匈奴抗。呂后善其言，用婉書報冒頓，以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爲辭，別以御車二乘，馬二駟奉冒頓。冒頓奉書，頗慚其無禮，因作書自謝，並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帝以高祖中子卽大位（西元前一八〇年），冒頓以爲可欺，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遂入居河南地爲寇。南越王趙佗其時奄有今西粵安南地，亦因呂后崩，以兵威邊。文帝遣使以書諭匈奴及南越，彬彬有禮，而意旨嚴切，匈奴南越皆爲之翕服。匈奴復漢書有云：「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卽今羅布泊塔爾巴哈臺及賽蘭海一帶地）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並爲一家。」云云。蓋清代長城以外之地，除西藏外，皆歸其版圖矣。復書又曰：「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

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云云。冒頓書既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以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因於文帝前六年（西元前一七三年）復書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并餽以繡袷綺衣長襦錦袍比疏黃金飾具帶黃金犀毗繡錦赤緋綠縉之屬。頃之冒頓薨，在位凡三十六年，子稽粥（Karyuk）立。

第二章 與中國爭霸時期

稽粥，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匈奴，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因說之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所以示其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遣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云云。漢使或詆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

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復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中行說之言，蓋與阿提拉所寵倖之羅馬流人溫涅吉西烏斯（*One-Gesius*）之解放人所言者正同，蓋亦舉羅馬帝國之失德而諷副使普立克斯（*Priscus*）者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騎蹂而稼穡耳。」於是說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稽粥單于即位之七年，是爲孝文帝十四年，乃將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今陝西南部涇河

流域)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漢因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漢不得已，復言和親事，重申「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南，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之約。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今羅布泊及青海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大月氏因從今日火州(Kuldja)附近越天山，過大宛(即烏孫一帶，今科布多及伊犁一帶，與大月氏同族，亦自甘肅移來者)，經熱海(Issikul)石國(Taskhend)及犁靬海(Sea of Aral)，然後東南擊大夏(Bactria今Tocharoi)而臣之，都媯水(Oxus)北為王庭。

希臘人自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東征以後，建國大夏，最後一主曰赫里歐克理斯(Heliclos)，其逝世當亦在斯時也。自赫里歐克理斯逝世後，安息(Parthians)月氏遂分據大夏。月氏據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胘頓都密五部翎候。其後貴霜翎候丘就卻滅其餘四部，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Pamir)罽賓(Kashmir)丘就卻死，子閻膏珍立，復滅天竺(Pun-laub)。自此以後，月氏最稱強盛，蔚為大國，西洋史家稱之曰Haithals，Viddhals，Abdals或

Ephthalites or Hephthalites 帝國，中史則稱之爲嚙噠。要之歐洲波斯中國之史家其所述於此大都無異辭。清代史家考證以爲今日之阿富汗卽第五世紀之嚙噠，而嚙噠卽爲古時之月氏云。至於科布多一帶之烏孫，則不易證也。歐洲學者亦有從對音方面疑其爲 *Euseni* 或 *Edones* 者。最近中國學者以爲卽俄羅斯，此說甚謬，謂今俄屬之 *Fergana* 爲古烏孫之一部則可耳。余意以爲二千年前中國史家所云之烏孫卽 *Awsen* 或 *Orson* 之譯音；後來烏孫一辭，亦不復見於中籍，在中國史上亦不復發生何等影響。關於烏孫在研究蔥嶺以西諸國與中國之關係時，可再爲討論，今茲所述僅屬於中部東部及天山以西韃靼之史蹟，故不煩多贅。要之匈奴老上稽粥單于在位時，月氏爲所破滅，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月氏餘族用遠遁而西云。

漢文帝後元二年（西元前一六二年），老上單于死，其明年子軍臣（*Kyundjin*）單于立；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其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是時趙王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

帝卽位（西元前一四〇年），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馬邑距六十餘年前高祖被圍之彭城不遠），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檄，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稗斜（Tchizia）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

伊稗斜單于以得漢降人助，數寇盜邊，侵擾朔方。漢亦屢遣大軍深入胡地，得首虜牛羊無數。今日甘肅省之大部分，卽多於斯時入漢版圖者也。而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票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且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中國學者之論休屠王祭天金人也，有謂卽佛像者；有謂二百年後漢明帝夢感金人，於是佛教因而傳入中國，蓋以此爲其徵兆也。要之中國之知有今日阿富汗印度以及佛教，實以此諸役爲之先導。而佛教東來，其取途乃自今日之旁遮普（天竺）帕彌爾（蔥嶺以西諸國）而經喀什噶爾準噶爾（Kushgaria-Sungaria）大道，以入中國。至於緬甸（暹國）、雲南（滇）當時尙未甚知，而西藏（西羌）在政治上尙未成國也。今於西域諸國之形勢，略述梗概如次。

自月氏爲匈奴所逐而西，塞北諸族統於匈奴，遂與牧羊之羌種相接，以侵寇漢邊。於是漢家亭障，遠及西陲，以圖斷匈奴右臂，而阻兩族聯合之勢。建元五年（西元前一三六年）張騫建聯月氏以攻匈奴之策，始使西域，中途爲匈奴所俘，爲囚十年。其後烏孫強大，不服屬匈奴，騫因從烏孫走大宛（今浩罕 Kokand 地），大宛有城郭，居民非復逐水草而居也。騫既至大宛，說其王送之至大月氏，大宛爲護譯道，抵康居（Samarcand），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與安息（Arsac or Parthia）鄰。時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大夏（Bactria or Tocharoi）已臣屬大

月氏。大月氏以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取今和闐羅布泊道歸國）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因亡歸漢。以其所歷諸國及所知天竺安息事告帝。據中史所紀，騫並不知佛教，唯在大夏時，見卍竹杖蜀布，係大夏賈人市之於身毒國者。騫意以爲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其去蜀當不遠。漢使至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自蜀通印度，今日旅行家不乏爲之者。騫之言蓋非虛也。武帝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利誘之入朝。乃以騫言爲然，今自蜀之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驪，出荂，出徙卍，出夔，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阻於氐祚，南方則閉於嶺昆明。然卒通滇越。其後漢擊匈奴，騫以校尉從軍，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又爲使使烏孫，說其王以東居敦煌祁連間故地，與漢合兵攻匈奴，以斷匈奴之右臂。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李廣擊匈奴之役，騫亦與俱。迄使烏孫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諸國；其後一二歲，騫卒。騫卒後，漢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軒條支身毒諸國；安息身毒

以外諸國，或以爲屬於外媯水流域一帶 (Transoxianian System)，尙未能定，要之今日之啓利亞 (Keria) 當時漢家使節必曾一至其地也。太初間，漢命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大兵攻大宛，求天馬，復與匈奴戰，以爭今哈刺沙爾 (Harashar) 地。以上所述皆所以明佛教之傳入中國，乃以韃靼民族爲其中介也。其他有關於土耳其斯坦一帶之古史，別有文見亞洲季刊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今不贅。元狩二年 (西元前一一二年) 春，匈奴入犯右北平定襄。三年春，匈奴單于聽翕侯 (Jabgu) 信之計，移居漠北 (大約在盧朐河附近)，以爲漢兵不能至。單于聞漢兵謀絕漠擊匈奴，乃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漠北；此與希臘希羅多德所紀塞種之以精騎迎波斯軍於距多腦河 (the Danube) 三日程處，其爲策正同。單于與漢兵戰一日，度戰不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漠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走，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當時漢兵所至之真顏山趙信城，當卽今日之庫倫地方。漢將封碑於狼居胥山，山在今鄂爾多斯旗北，所謂喀喇那林 (Kara Nurin) 者是也。十九世紀時俄人曾在鄂爾渾河 (Orkhon

(River) 附近發見三體文石碑一，所紀爲唐代突厥事，後將述沒，茲不贅。自是役以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河套以西阿拉善旗一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蠶食邊地，漸接匈奴以北。然漢自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匈奴雖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漢馬亦少，無以復往矣。後單于用翁侯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武帝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當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霍去病死，於元狩六年（西元前一一七年），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元鼎三年（西元前一一四年），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Achi）立爲單于。

是時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以方南誅兩越，無暇顧北邊，不擊匈奴。元封元年，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與羅馬之遣使阿提拉，羅柏魯（Rubrugius）之使和林（Carracorum）約同。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

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Lake Baikal）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按查士丁第二（Justin II）使齊馬卡斯（Zimarchus）使突厥酋長底查布爾（Diyabul），先潔以火，然後入幕，似亦此意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方見單于云。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幾至今塔爾巴哈臺，此時猶爲匈奴一屬國也），沿今達疏勒沙車之南北兩道間，比比皆是。漢又使使人揚信至匈奴，單于欲召入，信剛直屈強，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見之，信說單于以和親，欲單于以太子爲質於漢。單于以爲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匈奴用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以太子爲質，安得冀其和好。而單于又諂漢以甘言，欲得漢貴人使，方與誠語，實則取報復之策，漢於匈奴使有不善，匈奴必報之相當。同時給漢使以欲入漢，見漢帝，面相結爲兄弟。然而漢使至匈奴，單于

疑其與己不利者輒留之，且數俟隙，以奇兵侵犯漢邊也。

第四章 衰敗時期

元封六年（西元前一〇五年），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Chimsiru）立；年少，好殺伐，號爲兒單于。匈奴是時，似不復能羈縻東胡，於是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塞中（今山西大同屬）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於是匈奴據有今和林，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一帶地，而哈喇沙爾和闐以至疏勒之道，則爲漢有。武帝之伐大宛，卽在兒單于時；而匈奴以是年冬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國力大損，不復能大寇邊。而邊塞戰事，仍未能止。漢兵輒至今土拉河（Tula R.）鄂爾渾河一帶，而匈奴則未能南窺今日河套及鄂爾多斯旗之地也。詹師廬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Kulliga）爲單于；時爲漢太初三年（西元前一〇二年）。句黎湖單于既立，漢兵復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河（今克魯倫河 River Kirtlon）；其後沿塞凡有戰爭，然於匈奴初無損也。時漢兵破大宛，斬其王還，句黎湖單于欲遮之，不敢。太初

四年冬，句黎湖單于病，立才一歲也。句黎湖單于既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Zitigen）立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武帝欲遂困胡，以復高祖平城之辱。且鞮侯單于以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且自卑稱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云云。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而蘇武以不肯屈節，牧羊北海邊，十餘歲，娶胡妻，生子，卒遁歸。至今言使節者，莫不稱武之堅貞焉。

「著者按二千年後，中國一使者持節緬甸，爲所囚，於阿瓦大寺中，卒不娶夷女，清帝褒之，以爲其節概在蘇武上。而四十五年前崇厚使俄，喪地辱國，張之洞痛詈之，以爲與蘇武迥不相猶云。此二者，或亦足以爲讀者了解蘇武之一助也。」

且鞮侯單于時，漢與匈奴數爲激戰，交兵於漠口，當黃河河套少北。馬哥孛羅（Marco Polo）所紀天德（Tenduc）之西，今庫庫和屯（Kukuhoton）地也。匈奴則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今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漢兵接戰。太初元年（西元前九六年），且鞮侯單于立五年而死，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Hulugu）單于。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

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狐鹿姑病死，其子先賢揮（Senghendjen）不得立，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卒之內誣繼起，皆原於此云。狐鹿姑單于旣立之六年（漢武帝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年），復入侵漢之上谷五原。於是漢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等將大軍出塞，兵至今和林一帶。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抵邽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接戰，匈奴不盡利。漢兵至蒲奴水。凡此諸地，今雖不能確指所在，然而千餘年後，突厥回紇大都曾據其地，尙約略可知。而游牧民族所居，亦以有水草地爲多。今日通西域諸道，爲當時所不知者有二：一爲自今庫倫和林經烏里雅蘇臺以至火州之極北一道，一則爲自山西西北越大漠以達烏里雅蘇臺一道。十三世紀時，蒙古軍西征，以及使節之自中國以達波斯成吉斯汗行在，或由歐洲至和林謁大行，皆取此二道；稽繹他國史籍，尙可見此二千年來中國所未曾知之二千年前古道。

焉。自額青納 (Ezina) 以達和林之道，今已廢棄，然當時漢兵當曾取道於此。征和三年（西元前九〇年）匈奴入侵漢邊，漢禦之，車師 (Karahodjo) 關展 (Pidjan) 俱爲漢有。是時自焉耆至疏勒，自疏勒至于闐一帶，往往有城郭，居民，居民曰纏頭 (Sart)，高鼻深目，屬古波斯種，與今纏頭頗相近也。此役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然漢於大將使者之戰敗無成者，輒有殺戮之禍；此輩窮無所歸，乃降敵國，以偷餘生。如李陵衛律李廣利輩，卽其著者；後來突厥黠戛斯諸族且自附爲李陵之後。而大史家司馬遷以爲降將李陵衛律置辯，竟於天漢三年（西元前九八年）慘遭腐刑之禍。貳師將軍李廣利攻大宛之後，其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降。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部屬以貳師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卒因此致敗，降匈奴。單于知貳師爲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天漢四年（西元前九七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

使者曰：「然，乃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堂。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後元二年（西元前八七年），武帝崩，始元二年（西元前八五年），匈奴狐鹿姑單于亦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Chwangü）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壹衍鞬單于（Khyuenti Jonnye）；是歲漢始元二年（西元前八五年）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壹衍鞬單于爲狐鹿姑之子，抑屬兄弟，顛渠闕氏至狐鹿姑之死，更歷幾夫，今俱不之知。要之新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

以藏穀，與漢人守之。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歸，欲以通善意。然元鳳元年（西元前八〇年）以後，單于時寇邊，雖不能勝漢，顧不止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與漢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然未幾亦死。其後，單于數窺漢邊，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東胡族中之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漢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而中郎將范朋友以爲可擊。於是拜朋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漢兵卽後匈奴，遂擊烏桓，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卽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Kudja）惡師（Ush）地。烏師公主上書，漢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四，盡力擊匈奴，唯漢亦出兵，以哀救公主。宣帝本始二年（西元前七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二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

軍。凡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烏孫兵發西域，昆彌自將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是時漢兵進至蒲離候水（Hami）及蒲類澤（Barkul）。然匈奴聞漢兵士出，老弱犇走，馱畜產遠遁逃；與後來馬哥、李羅所述且末（Charchan）之策正同。匈奴用堅壁清野之法，是以五將少所得無功，多下吏死。唯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黎、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裘駝七十餘萬。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本始三年（西元前七三年）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能什一。於是丁令（史家以爲卽後來之黠戛斯及回紇）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匈奴遂大衰弱。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當。壹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Hüligwengü Jenuye）。時漢地節二年（西元前六八年也）是時車師（Karabuljo）一帶，似猶屬匈奴。新單于旣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

黜前單于所幸顯渠闕氏，顯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而漢以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罷外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而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沮其議，發兵寇漢。然以漢戒備嚴，不敢入，卽引去。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地節四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將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元康四年（西元前六二年）匈奴遣左右奧韃（Urgendi）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漢神爵二年（西元前六〇年），漢以重兵屯緣邊九郡。單于病歿，因不敢入，還去，卽罷兵。乃使使入漢，求和親，未報而死。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顯渠闕氏，顯渠闕氏卽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顯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提單于（Okyenkitile Jenuye），握衍胸提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提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莫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顯渠闕氏弟

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弼（Keoushin）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曰先賢禪（Songhendjen）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提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神爵三年（西元前五九年）單于遂殺先賢禪兩弟；於是匈奴內亂，國人憎惡單于，亦與日俱增。神爵四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握衍胸提單于以衆叛親離，攻之者紛起，大恚，亦於是年自殺。而稽侯弼以姑夕王烏禪幕及在地貴人之握戴，立爲呼韓邪（Khughania）單于。自是單于遂成世襲，而呼韓邪乃爲南匈奴之一支云。是時先賢禪及其他心懷不滿之貴人羣起謀亂，匈奴境內遂五單于爭立；而以單于長兄左賢王邗支（Chircho）爲最強。呼韓邪既立，欲收拾殘局，頗非易事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單于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迨呼韓邪於今和林附近爲邗支所敗，益以左伊秩訾王之言爲然。呼韓邪單于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

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漢甘露元年（西元前五三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漢帝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整授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檠戟十，安車一乘，蠶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他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母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匈奴之獨立，亦隨之以俱逝云。

第五章 屬國時期

呼韓邪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今鄂爾多斯旗一帶），有急，保漢受降城（受降城之名，至後來突厥勃興，自今山西歸化城即馬哥李羅所云之 Tardine 以迄於白龍堆極西北隅，沿邊塞到處有之，所以防高車之度河而東也）。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糶，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黃龍元年西元前四九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漢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已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

道逢邾支，合戰，邾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邾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邾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邾支，邾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今塔爾巴哈臺地方），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今黠戛斯地方），北降丁令（丁令有東西兩支，故頗難決其為今何地，以無適當之名辭，故稱之為康卡利 *Kankali*，譯者按周壽昌以為堅昆今塔爾巴哈，義為車也，塞之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大約在今庫倫或和林）七千里，南去車師（今土魯番及關展地）五千里，其疆域與今大致不遠也。元帝初即位（西元前四八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千斛以給焉。邾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邾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笱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邾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

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

希臘史家希羅多德所述塞種風俗，與匈奴蒙古一線相承，了無異致。希氏曾述此輩以嵌皮鑲銀之頭爲飲器，誓時以血和酒，擗以匕首，飲以爲信。又謂裏海濱之馬薩該達（Massagetae）族（此係塞種一族，或爲卽五百年後嬌水傍之月氏者誤也），刑馬以祭日。中史屢及西元後五世紀左右，北魏托跋氏諸主刑白馬爲祭之事，而吉朋（Gibbon）紀成吉斯汗以怯烈汗（Khan of Keraites）首嵌之以銀，第一次軍事結盟，并刑馬爲誓。布加利亞人（Bulgarians）亦將羅馬皇帝奈塞福拉斯（Nicephorus）首鑲金以用。哲比德之恭富茫（Cunimund）亦然。

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

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

是時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羣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塞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漢元帝建昭三年（西元前三六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怨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西元前三三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單于自言願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範圍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從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價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

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以少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故，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計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能，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云云。綜觀往復之言，辭令之妙，希臘羅馬初未能專美於前，而埃及巴比倫視之，還有遜色焉。

其後或譏伊秩嘗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嘗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封以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竟甯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嘗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甯，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願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

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甯。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

王昭君既適單于，號甯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西元前五九年——三一年）。始呼韓邪嘗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他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鞮單于（*Vughuroi-yokte Jenuye*）（匈奴謂孝爲若鞮，斯時漢室諸帝俱冠以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是也。單于初不知孝之爲物，是否單于生時卽加此號，今不可知；要之此後凡單于俱號以若鞮二字，高麗、日本、安南、緬甸亦復如斯。當

俱受自中國也。復株奈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曷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右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奈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王昭君當時當會不願，上書言狀，而漢天子報曰：「從其國俗」云。譯音按漢書烏孫傳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云云王昭君是否亦曾上書言狀史無明文

河平元年（西元前二八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誦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

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禮之如竟甯時。復株桑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西元前二〇年）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Saughlic-yokte Jenuyo*），而且莫車爲左單于。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西元前一二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Chesay-yokte Jenuyo*）。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西元前八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Otyuru or Aturu-yokte Jenuyo*）。烏珠留單于立，以前闕氏爲第二闕氏，立其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漢室就衰，外族當權，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尙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甘肅甘州）卽馬哥李羅遊記中之 *Campichu*），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帝言其利，帝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至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以省兩都

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漢因從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婁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馭牛畜去。卑援、婁恐，遣子趨遼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婁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西元前三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甯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帝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天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一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

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卒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太晷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決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伏不整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武揚威，則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緡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日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因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

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太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喻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書奏，天子嘉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漢皆許之。元壽二年（西元前一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他如河平時，自是單于來朝，賞賜輒有加於前，皆取之於民，頗爲閭里所苦云。單于歸時，漢遣稽留昆隨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外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已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欽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未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

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更名曰知（當時中國與匈奴命名之制如何，不甚明了，然從後世史書觀之，韃靼人除父與單于

而外，於名字初不注重，且不知於名字中寓稱美之意，後世漢人教之，方知此也。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入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遺。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西元後九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遣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絨，詔令上故印絨。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絨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絨，奉上將率，受著新絨，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率陳饒謂諸將

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卽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威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威，威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威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威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專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豐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營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右，勒兵朔方塞下。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入衆二千餘人，馭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

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侯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卽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王莽聞息，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烏珠留單于聞之怒，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西元後一一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尉都，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之，歷舉漢與匈奴之關係，當時武人之有鑒於往事，蓋可見也。（斯坦因發見之第一世紀軍事文書，蓋可以見此也。）尤之言曰：「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

饑，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鹵，餽薪炭，重不可勝。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四難也。（清代平定回疆，難者亦持此論，然左軍旣至，用屯田政策，自行耕種，以免斯困云。）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庶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旣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子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

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郡兵久屯而未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西元後一三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Oreiyokke Jenuye）。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爲右賢王。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爲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西元後一四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候。」和親候王歛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尉都以聞。莽遣歛，歛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

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歛。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

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歛，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屠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漢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歛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黯等。

烏彖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西元後一八年）死。弟左賢王與立，爲呼都而尸道畢若鞮單于（*Khutuz-daokao-yokte Jenuyo*）呼都而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云。云女弟當于居次子醯檜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

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爲出兵立之。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

更始二年（西元後二四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常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西漢遂終。

第六章 匈奴之內屬分裂與衰亡

王莽之逝，天下大亂，建武初，呼都而尸單于因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西元後三〇年）始命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北邊無復甯歲。

初漢王昭君遠嫁呼韓邪單于，生二子，一曰伊屠知牙師，爲右谷蠡王。呼都而尸單于立，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子比見，知牙師

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元後四六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用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建武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莫鞬日逐風采欲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斬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建武二十四年（西元後四八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是歲十二月，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匈奴之分爲南北單于，自此始也。建武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人見者，或

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卻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離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約爲今歸化城）。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釋使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離骨都侯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離骨都侯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整編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繪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檠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糴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贈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勳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使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

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緡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大官御食醬及龍眼荔枝橙橘（按溫州苦橘，今猶自南方船運至天津，以轉販蒙古也）。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日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馳爲樂。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及六角之制猶昔。異姓名族爲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按匈奴無文書簿領，必有漢人爲之措外交辭令，以備與漢交往也）。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萬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其後劉淵起於離石，號曰漢，蓋自以漢公主之裔，欲直接漢室之統也。離石卽在西河附近）。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侯，輒謝曰：「自擊亡虜，與離石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西元後

五二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彪卽以所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

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邛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韃續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學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譯以聞。帝悉納從之。

光武帝中元元年（西元後五六年），南單于比立至，是凡九年。薨。弟右賢王莫立，是爲丘浮尤鞮單于，一年薨。弟汗立，是爲伊伐於慮鞮單于，立二年而薨。單于比之子適立，是爲醯儻尸逐侯鞮單于，立四年而薨。單于莫子蘇立，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是爲胡邪尸逐侯鞮單于，時明帝永平六年（西元後六三年）也。自單于莫以下，國祚奇短，無復可紀。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明帝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

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匈奴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西元後七三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西元後七六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因將軍耿秉爲度遼將軍。時臯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章帝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營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

五原塞降。元和元年（西元後八四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譯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隨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抄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年。時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循塞楞格（Selinga）伊爾齊斯（Irtysch）兩水上游以達伊斯庫爾（Isackul）鹹海、裏海，以與當時據有今俄羅斯地之巴斯吉爾人（Baschkirs）阿蘭人（Alans）及其他部落激戰，然後入歐洲。）吉明（Gibbons）謂阿鐵拉（Etzil or Attila）自誇爲匈奴單于之苗裔云云，此事甚爲重要，使有確證，亦必屬後來之事也。希羅多德書中所云塞種橫行小亞細亞一帶，蓋在北匈奴引去以前數百年，卽令希羅多德所言爲古版之匈奴，而牧羊王（Shepherd Kings）以馬傳入埃及，蓋又在希氏以前若干世紀，此蓋確然無疑者也。

南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元和二年（西元後八五年），單于汗之子宜立，是爲伊屠於閼提

單于。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匈奴温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章和元年（西元八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皮而還。（其後一百年波斯王沙波（Sapor）取羅馬皇帝發利立安（Valerian）之皮而實之，大約即從過境之匈奴人學得者，吉明引服匹斯卡斯（Vopiscus）之言，以爲奧利連（Aurilian）戰勝，（中國使者助之如此云云，誤也。）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自是北單于之勢，在中國史上遂無足重輕矣。南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於章和二年立，是爲休蘭尸逐侯鞬單于。時北匈奴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上書求漢助。永元元年（西元後八九年），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竇憲勒石燕然山而反。（竇憲所勒銘文，今見後漢書憲傳。西元後一八八八年俄人於竇憲勒石處之西發見突厥文碑數事，上附漢文及敍利亞文，其中在鄂魯渾河畔發見之阿拉米亞文突厥文兩體石碑，最爲重要，俄人拉得路夫（Radloff）創通其讀，一八九二年發表於其所著之大地圖叢書中。據此，則竇

憲所勒，或亦有發見之望也。）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漢從之。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尙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尙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

南單于屯屠立六年薨。永元五年（西元後九三年），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皆受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奴降胡初在塞

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協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做備。於是徽崇等發兵攻之，安國爲其舅骨都侯喜爲等所格殺，距其立爲時一年。安國既死，單于適之子師子立，是爲亭獨尸逐侯鞬單于。時永元六年（西元後九四年）也。（南單于名中多冠以尸逐侯鞬（Sedjunge）或於慮鞬（Urute）；其義當與若鞬無異，唯別益以區別之辭耳。）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協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漢與烏桓鮮卑合，追擊敗之，斬獲甚多。永元十年（西元後九八年），南單于師子立四年，至是薨，單于長之子檀立，是爲萬氏尸逐鞬單于。而北單于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

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絡繹不絕。自是北單于屢遣使詣漢貢獻，願和親，漢以其舊禮不備，未之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至元初五年（西元後一一七年），北單于逢侯以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用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徙於潁川郡。南單于萬氏尸逐鞮單于檀立二十七年，在位時以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口聽漢人韓琮言，起兵反畔，未幾而平。而鮮卑寇邊，紛擾久之。延光三年（西元後一二四年），單于檀薨，弟拔立，是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是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單于立十三年，以不能制下寇漢，爲漢所責，因與弟左賢王皆自殺。自此以後，南匈奴單于繼立靡常，邊疆侵寇，順逆不定。至熹平六年（西元後一七七年），南單于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與漢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Dardjigwe），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以與中郎將張脩不相能，爲脩所擅斬，更立右賢王羌渠（Kinsu）。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Uvira）立，是爲持至尸逐侯單于。時中平五年（西元後一八八年）也。時中國漢末，天下大亂，南匈奴亦擾攘不甯。於扶羅寇漢不利，歸國，國人不受，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Khadjuzen）於興平二年（西元後一九五年）立爲

單于，以建安二十一年（西元後二一六年）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自是匈奴一蹶不復振，而中國亦天下三分，唯魏與匈奴微有往還云。

第七章 匈奴人之稱帝於中國北部

匈奴至漢末，單于譜系失紀，然大率當爲冒頓之裔。雖內亂不絕，單于世系，終不出於王族。故自冒頓以降，至握衍朐提，懿世相承，大都前單于之子姪兄弟。如呼韓邪之爲虛閭權渠之子，而呼韓邪六子又以次遞立。南匈奴臨落尸逐鞮單于比爲呼韓邪單于孫，復立爲呼韓邪單于，自屬正統。單于比薨，兩弟先後立，繼之者爲比與兩弟之六子。其後復繼以五孫，至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之薨，爲永和元年（西元後一四一年）自呼韓邪以降，蓋已三世矣。羌渠先世不之知，唯繼其後之於扶羅呼廚泉二單于俱爲其子，則自永和六年單于休利之薨，以至光和二年（西元後一七九年）單于羌渠之立，其間諸單于當亦秉承前軌，罔所更易也。北單于則紀載闕失，今無可徵。

漢末三國鼎立，唯曹魏與匈奴隣接。時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南單于餘衆爲五部落，以於扶羅子豹爲左部帥。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

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起於何時，今未之知，南單于比附中國以後，後繼諸單于俱有單名，或始於是時也。於扶羅子漢名劉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生子劉淵字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並學武事，妙絕於衆。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會豹死，以元海代爲左部帥。晉旣併魏蜀吳三國，而元海亦以忠義見信，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

晉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以爲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與邦復業，此其時矣。因謀推元海爲大單于。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惠帝永興元年（西元後三〇四年），淵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進攻中原，國都自離石遷黎亭，徙晉陽，都蒲子。永嘉二年（西元後三〇八年）卽皇帝位，遷都平陽，其志固在洛陽也。永嘉四年，淵薨。子劉聰弑

兄代立，連陷洛陽長安，晉懷愍二帝俱爲所殺，改國號曰趙，聰在位九年，卒爲劉曜所代，元帝太興二年（西元後三一九年），石勒復自稱趙王，代曜而起。勒字世龍，初名匄，其先羌渠之胄，旣代曜而立，國號後趙，據有中國北部者凡三十年。而匈奴人之據有中國北部，至是近六十年，以之與歐洲諸王朝相較，爲時固甚促也，然中國人設身自陷，以前思以和親之策玩北族於股掌之上，卒致異族入主中國。唯大江以南，漢族新開諸邦，除第五世紀西蜀成氏曾一度臣屬托跋氏外，初未嘗一屈，至十三世紀，忽必烈崛起北邊，始平定華夏，統一中國云。北族與有河北，漢族諸國則先後定都今日之南京杭州一帶；其時中國政治中心渡江而南；而今日歐洲人所稱之中國官話，當亦於斯時始盛行長江以北也。就三百年前小說中語言觀之，當時北京方言與今日無絲毫之異。法語出自拉丁，而受諾曼人（Normans）與法朗克人（Franks）之影響，近代中國之官話，蓋亦漢語復受韃靼人影響而成者也。唯中國方音雖有殊異，而文字之純淨初不因之而變，古文文體，猶到處一律也。辛亥革命以後，至於最近，白話文體盛行，以前莊嚴之古文，將退而爲學士大夫所專精矣。

石勒繼父周曷朱爲部落小率，所居在武鄉北原山下。太安中（西元後三〇二年至三〇四年）并州饑亂，與諸小胡亡散，被虜賣與荏平人師權爲奴，權奇其狀貌而免之，勒後遂爲羣盜長。卒歸劉淵，淵以爲輔漢將軍，時率師寇漢，禦鮮卑，又助劉聰寇洛陽，卒弑劉曜，自爲趙王，復卽皇帝位。成帝咸和七年（西元後三三二年）勒死，在位凡十五年。子弘立，咸康元年（西元後三三五年）爲勒從子石虎季龍所弑。虎立亦十五年，於晉穆帝永和六年（西元後三五〇年）死。虎死後，諸子爭立，石氏卒盡爲虎養孫閔所滅。

石勒以非常之才，入據中原，史盛稱其爲人。立法度，信佛教。印度高僧佛圖澄（*Buddhō-chinga*）以晉懷帝永嘉四年（西元後三一〇年）適洛陽，頗爲勒所信服，至石虎亦復傾心事澄，有重於勒。勒卽皇帝位，趙國封內凡有三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天王以後，平秦州羌，國境遠至西北；涼州亦降。是時爲十六國時代，中國北部鮮卑匈奴氐羌以及漢族迭爲盛衰其間。求之西史，唯羅馬帝國末季東西峨特（*Goths*）汪達爾（*Vandals*）諸族紛起以乘帝國之敝，剽掠國都，而立蠻族王朝於西班牙非洲及高盧之事，庶可與此比擬耳。當時羅馬帝國重心往復於東方之君

士坦丁堡及西方之羅馬城，與中國北部之徘徊於長安洛陽南部之遷轉於建康杭州者，正無以別。東海西海，不謀而合，此至堪驚異者也。

當時羣雄之中有沮渠蒙遜 (Taugu mengsun) 者，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北涼神璽元年（西元後三九七年），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張掖卽漢時月氏所居故地也。晉安帝隆安五年（西元後四〇一年），蒙遜自立爲張掖公，號北涼；義熙八年（西元後四〇五年），卽河西王位，屢禦鮮卑，卒於元嘉十年。子茂度立六年，爲拓跋魏所滅。蒙遜事蹟無可稱，唯中國史上匈奴與後來突厥之連屬，實以蒙遜爲其明證云。

劉淵 石勒 沮渠蒙遜 而外，尚有赫連勃勃 (Choren Borbor) 者，爲南單于於扶羅時右賢王去卑 (Küpi) 之後，劉淵之族也。建安時，去卑曾侍衛漢帝；後單于呼厨泉爲曹操留居於鄴，而去卑被遣歸監其國。勃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集部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

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侯提非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叱干部，復由叱干部奔投後秦姚興，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卒於晉義熙二年（西元後四〇六年），自稱爲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其廢劉姓而姓赫連，常始是時，赫連，韃靼語輝赫與天連之義也。勃勃既立，敗秃髮儁檀。又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大約在今寧夏附近，寧夏卽馬哥字羅遊記中之 Egrigain 也），以統萬爲名。義熙十三年（西元後四一七年）後秦姚泓爲劉裕所滅，裕入據長安，遣使遣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聞裕留子義真鎮長安，大喜，因進取長安，卽皇帝位。勃勃在位十三年，以宋元嘉二年（西元後四二五年）死，子昌嗣，尋爲跖跋魏所滅。

第五世紀，北魏據有中國北部，其時有稽胡者，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淵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北齊時遂衰。本書卷一之匈奴史約盡於此，卷二所言爲東胡民族，所謂烏桓鮮卑者是也。

卷二 鮮卑

第一章 烏桓與鮮卑等東胡民族

古時中國人稱匈奴以東之民族爲東胡。胡之一名，廣義言之，蓋包括各種韃靼民族。高麗人、喀什噶爾人、突厥人、阿富汗人以及一部分之敍里亞人、印度人、波斯人亦可用之。但日本、西藏、印度支那與夫歐洲諸國人則從無予以此名者。狹義言之，則凡黃種及用漢文之諸族而外，通用梵文或敍里亞文者，皆得爲胡。而東胡之名稱，則限於高麗人以及滿洲人種之祖先，亦即吾人所稱之通古斯族及與通古斯族同文者之謂耳。西文中之通古斯一辭，與漢文之東胡在語根上有無關係，尙難斷定，然此二辭之特點，則有頗相吻合處。在突厥文中，通古斯（*Tungus*）一辭之義爲豕，字源或卽爲漢文中之東胡二字，匈奴文音同而義反。古代通古斯族畜豕而食其肉，匈奴則否，

此爲通古斯族最著之一點。故匈奴之呼其東鄰爲豕族，係由漢文東胡二字諧音而來，猶漢文由匈奴二字之音而生兇惡之虜之義也。自一六四四年以降以至一九一一年，東胡民族統治中國北部蟬聯不絕，而豕族之名更可以加諸漢人，蓋其嗜食豕肉，亦爲世所罕觀也。成吉斯汗時，波斯察合臺汗國之稱中國皇帝卽爲豕帝。女真族之金朝，爲清朝之先世，成吉斯汗卽取此輩而代之。而以前中國人之豚尾式髮辮，亦至清朝入關而後方始有之，距今纔三百年耳。高麗少年亦結辮髮，婚後始去，在一八八七年余離高麗之後，此風或替矣。由此觀之，謂東胡通古斯族與豕三者實爲一物，蓋信而有據。而中國之稱其東鄰曰「東胡」，殆卽匈奴所指通古斯之轉音。尤有進者，中國稱西胡以與東胡對舉之辭甚少，用西胡二字指一地方，更爲罕見，並足爲其明證也。

西元前東胡族之事蹟不甚可知，匈奴冒頓旣滅其國，則與匈奴高麗立國，必各歷數百年，若非王國，則必爲一共和國或若干共和國也。自其國於漢初爲匈奴冒頓所滅，餘類保烏桓山（今東蒙阿魯科爾沁部之地）因以爲號焉。其生活頗類於匈奴，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今蒙古人之幕則向東南）「喜獵鳥獸」食肉飲酪，以毛

纓爲衣。其性悍獷，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此俗與匈奴殊，然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且貴少而賤老，殆與匈奴同。所異者其酋長不以世業相繼，凡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即推爲大人。（至契丹時，此特點逐漸發達，成爲一種純粹共和國之形態，其統治者有類於今總統以至於副總統。）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後來如慕容吐谷渾拓跋諸朝，俱以東胡強酋爲姓，即其例也。）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妁」送牛馬羊畜，以爲聘幣。婿隨妻還家，「即於妻家舉賀。」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仍由其妻掌之。」計謀從用婦人，唯戰鬪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簪步搖。「見鳥獸孕乳以別四季。其土地宜稌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鎗金鐵爲兵器。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

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如循尋常路至赤山爲一千哩，則位於巴林盟（Barin）或科爾沁（Korchin）之地。）至葬日，夜聚親舊圍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合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

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漢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撻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西元前八六年至七三年）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

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西元前烏桓之形勢，吾輩所知止此。

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西元後二五年），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西元後四十五年）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失利。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承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而化，詣闕朝貢。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以班彪之言，因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並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

章和二世，皆保塞無事。與匈奴亦和戰無常。然族無偉人，勢未加盛，比之鮮卑，不逮遠甚。

第二章 鮮卑名王檀石槐帝國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自爲冒頓所敗，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國境東北接烏桓，約在今遼河西岸及西喇木倫河南有水草處。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至仲秋又集會，皆乘騎繞小樹或薪束三匝，卽於行過時，計諸騎之值。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又有貂、獬、罽子皮、毛柔、蜃，故天下以爲名裘。鮮卑未常通中國。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西元後四五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益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譯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營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是時日本始爲中國所知，而鮮卑與日本又有經濟上之關係；日本貢使至中國，必與此輩晤也。其時日本及高麗諸國

酋長，俱詣祭彤效敬。日本人率自謂國史悠遠，立國遠在西元以前，實則其時不過爲半開化之部落，各有一小酋而已耳。高麗情勢與日本略同，而其與日本爲先進則頗顯著，當時高麗南端之有少數日本人留居，在日人固自翊爲早期征服土人之證，實則有史以前，此少數日人蓋已爲滿洲南部之高麗人所驅逐未盡者矣。十一世紀之女真以及清朝之先祖文明俱甚低微。定居於高麗北部鮮卑之東黑龍江南及海西一帶。污穢不潔，喜畜豕，穴居而生食。以劫掠狩獵爲生，每乘舟略高麗海船。高麗日本滿洲之歷史非本書範圍，用略述其概於此，後不贅也。）

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按匈奴與東胡民族，就語言之結構觀之，古時必爲一系，至漢永元時，二族之風俗習慣，其差別較之鮮卑與挹婁更爲微末，此就挹婁語言與鮮卑後裔索倫族人以及清室諸帝之比較而可知也。

自匈奴南單于微弱，北單于遠遁，鮮卑日強，爲中國邊塞害。然以中國之操縱，鮮卑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而部落大人之相競，邊疆之侵寇，以及殺伐降畔滅亡賄賂構和遞演不已，至檀石槐

(Dordyegwe) 出而稍定。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窺入其口，因吞之，遂孕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歟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曠池。吉朋(Gibbons) 書第二十六章謂爲鮮卑所敗後，匈奴(吉朋所云之匈奴人即指匈奴而言) 始建國粟特，以與異族互通婚媾，因稱爲白匈奴(Enthoites or Nephthalios, N. E. white Huns) 以哥爾哥(Gorgo 又名爲花刺子模 Carizme) 爲都城。吉朋所云大都得諸法國耶穌會教士舉哈爾得(H. H. H.) 諸人之說，後來不知此事之顛末者，亦如是而傳述之。本書卷一曾謂大月氏因迦膩色迦及其嗣王之力，佛教因由之傳入中國，大月氏者即檀石槐未生前三百年爲匈奴所驅以西徙者也。據吉朋云，西元後三三〇年歐洲第昂尼修(Dionysius of Chaurax)

始言及匈奴之名，鮮卑帝國至西元後二百年始興，匈奴之名至西元後二百年方滅，則謂西元後二百年左右爲中國所逐之匈奴，卽西元後三百年出現於歐洲之匈奴，實至爲近理，匈奴縱橫歐洲約一百年，始復奮戰回亞洲，後來西突厥部落中卽頗多此輩也。清時曾有準噶爾一族曰土爾扈特者，自塔爾巴哈臺遠徙窩瓦河流域，中國人初不之知，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滅準部，於是土爾扈特族始又祕密返滿洲舊地，乾隆三十六年，安然奠居於裕勒都斯河畔，至今不改。此又爲一段史實，今不能盡述。

永壽二年（西一五六）秋，檀石槐寇雲中，延熹元年（西一五八）鮮卑寇漢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自是寇遼東屬國，及緣邊九郡不絕。漢患之，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中部大人有名慕容者，爲慕容燕之先祖。西部大人有子名沙摩汗，爲拓跋氏之先，始以汗名其王。後來突厥會長稱爲可汗（Khakhan），而其始要當起於

東胡沙摩汗或爲一名，可汗之稱，是否卽起於是，尙不可知也。

檀石槐勢日盛，屢抄掠綠邊，一年至二十餘發。熹平六年（西一七七）因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出雲中，北地太守夏育出高柳，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自是鮮卑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倭卽後世之日本，倭有侏儒之義，或云倭者汚也。檀石槐徙其衆千餘家於秦水上，秦水當在今東蒙境內，然則徙置其地之倭種最遲在范曄時當猶未絕。而蔡邕之議鮮卑，謂其才力勁健，意智益生云云，東胡民族與突厥人之大別，卽在於斯，此驗之清初四帝而可知也。卽就戰事而言，東胡民族，械精馬速，亦爲奴匈所不及云。

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Choren）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至靈帝末，和連數寇抄北地，爲北地庶人善弩射者所殺。和連既死，其子鴛曼與和連兄子魁頭爭

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子步度根 (Budukon) 代立。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 (Yuloghan) 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鮮卑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 (Kopinere)。軻比能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因受衆推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銳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旆，以鼓節爲進退。其後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抄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比能復與東部鮮卑大人其弟素利及弟厥機子沙木汗等更相攻擊。魏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刺殺比能。其時又有大人號蹋頓者常自比冒頓，而爲曹操所敗。蹋頓當卽後世韃靼之先祖，爲蒙古族之中心。十二世紀時馬哥孛羅所述歸化城附近有白達達兒，所謂白鮮卑人亦在於斯。中國北部稱蒙古及滿洲俱爲達子，卽韃靼之簡稱，明史之稱蒙古卽爲韃靼也。

東胡族雖遠勝於匈奴，然在政治方面，則無匈奴之光輝燦爛，唯檀石槐曾一度崛起，稍有建

樹是其例外而已。其民治精神與一貫及帝國之大勢亦不相和合，以外界之變動與外族血統風俗之躡入，始起一變化，與日耳曼撒克遜兩民族之往事亦同。突厥族雖亦曾入主中原，然今已失墮，到處遭人賤視，其在政治上初無所貢獻也。拓拔氏之北魏則不然，其所創制，頗足傳後。契丹女真亦知所以自處，而滿洲一朝在中國史上不能不稱爲特出之時。東胡民族之毅力於茲可見矣。

第三章 入主中國北部之鮮卑族人

西元後第二世紀時，鮮卑人已盡有匈奴故地；今楚庫河、土拉河、克魯倫河、鄂魯渾河諸流域及杭愛山一帶，胥有此輩足跡。自是韃靼民族日益發達，而雅利安族亦崛起於大夏及帕米爾高原一帶。據云在昔鮮卑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途得一小兒，時有乞伏（*Qiyu*）部有父老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字曰紇干；紇干者華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四部伏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Kiyugh Kinkhan tokdogh*）；託鐸言非神非人之稱也。泰始初（西二六五）遷於夏，今甘肅涇州其後兼併諸郡，部落漸盛，至十萬餘落。會石勒滅劉曜，至乞伏司繁因降於苻堅，堅以爲南單于。司繁卒，子國仁代立。苻堅南伐，大敗於壽春，國仁討服其叔步頊於隴右，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西三八五）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義熙三年，國仁弟乾歸遂自稱秦王，是爲西秦，凡四世四十六年而亡。高僧法顯以弘治二年歲在己亥（三

九九至四〇〇)發跡長安至天竺尋求戒律，於弗樓沙國(今 Pothohar)得睹迦賦色迦王(Kanishka)遺蹟，並聞月氏軼事。顯始發長安，至乾歸國坐夏。坐訖前行，至罽檀國。秃髮與拓跋同音，是南涼秃髮氏與北魏拓跋氏固同出於鮮卑一族也。秃髮氏至秦始中(二七〇)樹機能立，盡有涼州之地。隆安元年(三九七)秃髮烏孤立，其勢始強。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至罽檀時，爲沮渠蒙遜所伐，兵敗，奔乞伏熾磐。乞伏氏後亦爲赫連氏所滅。赫連(Kharon, or Khoren Borbor)之言天也。秃髮者，鮮卑語被也。秃髮氏之先壽闐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因以爲氏。實則當爲一酋長之名耳。

又東是爲鮮卑別部宇文氏(Yumen)，於晉元帝建武時(三一七)居遼東塞外，建都於今遼陽附近。西元後六世紀左右，入主中國北部，自言其先匈奴單于之遠屬，七百年後，宇文氏一支有曰奚(Ghi)者，與契丹合建大帝國，雖與契丹近似，然語言則大異也。史稱其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此與日韓合併以前之高麗人裝飾相似。)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傳位至宇文莫廐，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

遂謀攻慕容廆，爲所敗；子遜昵延以後，迭攻慕容氏，俱不勝，東晉成帝建元二年（三四四）宇文氏逸豆歸爲慕容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其後宇文氏勢不復振，間有一二俊彥，自置高官而已。隋伐高麗，以宇文述爲將，率兵三十萬，遠征海東，而宇文文化及竟弑煬帝。

鮮卑族又有段氏（*Seon*）者，出於遼西，其先日陸眷爲漁陽烏丸子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孿盛。至其子務目塵，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其子段匹磾（*Pi-mid*）曾與石勒戰，不勝，當時段氏有地至今北平附近。自是段氏稱徒河段氏，以與慕容氏數相爭，其徒三千餘人，俱爲慕容儁所坑。當斯時天下大亂，有略陽氏人呂光者，建國涼州，一馬哥李羅稱此爲（*Li-ko*），稱三河王，歷祚十三載。光曾奉苻堅命伐龜茲，今庫龜茲有佛塔廟于所，象教

之盛，甲於一時，而鳩摩羅什(Kumārāśīva)尤為大師。光既克龜茲，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羅什亦與俱歸東土。

鮮卑族中之最著者是為慕容氏(Mujung)，其先蓋出於檀石槐之中部大人慕容氏也。莫

護跋隨魏祖率諸部落入居遼西，以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今蒙古大

默特孫涉歸，以勳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涉歸死，子廆代領部落，兄吐谷渾

(Tukuhun, or Tuyuhun)與廆以細故不協，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建吐谷渾國。今青海境廆

有命世才，既代其父，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

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三〇七)，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

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並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晉元帝建武元年，晉

遷都建康，是為東晉。廆子皝嗣，雄毅多權略，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永

和三年(三四五)，遂棄晉朔不用。永和四年，皝死，子儁嗣。時前趙石氏為石勒義子石季龍所滅，

改國號為魏，石季龍死，趙魏大亂，為儁所并。永和八年(三五〇)，儁即皇帝位。是時東晉偏安江

左，前秦據有西部，而燕則領中國北部。東晉哀帝之興寧三年（三六五）陷洛陽。其後慕容氏一族，迭有更易，卒爲劉宋所滅。庫莫奚與契丹與慕容氏同屬鮮卑種，並爲鮮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竟建強國。晉書載記北史文獻通考

拓跋氏亦鮮卑之後，其國後分爲三部。一居上谷北滹源西，東接宇文部，祿官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兄子猗柁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柁弟猗盧（*Hu*）統之。後晉封爲代王，置官屬。姪孫什翼健（*Zhibi*）始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陁（*Shikwa*），卽北魏道武皇帝也。北魏共十五君，一百四十九年而亡。始定都於五原朔方，卒遷洛陽。其時東有慕容燕，西有秦與後秦，而赫連氏則據有今鄂爾多斯旗一帶，終魏太祖世祖之世，與共有中國北部。宋文帝元嘉五年（四二八），赫連氏爲吐谷渾所滅。拓跋氏俗，子爲嗣子者輒殺其母，是蓋鮮卑母系之遺風也。母既死，鑄金爲像，祀之以卜休咎。世祖黃鬚，足證其雜有高句麗血統，或以爲今蒙古人屬鮮卑之苗裔，觀此可知其非也。

魏太祖泰常八年（四二三）柔然（*Renjen*）魏改爲蠕蠕）與高車（*Kankui*）爭戰，復

犯魏塞。魏因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守衛。魏世祖繼位，滅北涼，北燕，屢南下伐宋。魏既滅沮渠氏，取涼州地。涼州是時文物甚盛，與西域交往頻繁，魏既得涼州，因遣使使石國（*Taschkent*），孝文帝時，以佛寺流爲淫佚之場，穢聲四播，乃崇儒學，黜沙門。其時帝遷都洛陽，魏之聲威，達於江淮，南及瓜州。和平元年（四六〇），行新曆。太和七年（四八三），禁同姓爲婚，從華化也。承明十九年（四九五），禁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改長尺大斛，依周禮制度。二十年（四九六），魏改姓元氏，以漢語制詔敕，下詔求遺書，分族人爲六姓，此猶可見其模仿匈奴單于及四大姓之遺意也。魏室諸帝信奉不一，北魏神龜元年（五一八），求佛書於天竺健陀羅（*Gan diam, or Gandahar*）。至是殺母立子之風漸漸，高歡（*Ghohushun*）繼拓跋氏爲帝。歡爲鮮卑族，生於中國，既立，是爲神武帝，於梁太清元年（五四七）薨。梁太寶元年高洋立，是爲北齊。其以神武諡歡，疑得自日本。鮮卑先世檀石槐曾漁於烏侯秦水上，擊倭國得千餘家，傳說之來，當自此也。梁武帝大同九年（五四三），亦築長城，在今山以防夷狄。時魏分爲東西，西魏宇文氏據有北平一帶，而豫州則爲東魏高氏所有。大同十一年，西魏遣使使突厥，突厥據有

涼州地，至是始漸盛。其後宇文氏建國號曰周，是爲北周；高氏建國號曰齊，是爲北齊。後俱爲隋所滅。鮮卑族據有中國北部，儼然正統，至隋興起，蓋三百年，與匈奴羌族共有北部者又一百年。陳敬帝太平元年（五五六），齊大築長城，服役者至百八十萬人，今北京至大同一帶之長城，皆此時所築，後於蒙恬所築，蓋已八百年於茲矣。魏之末世亦嘗渡長江而南，梁元帝承聖三年（五五四），梁且爲西魏所滅，遂遷都江陵。一九一三年，中國天主教士 *M. J. Tchang* 著 *梁碑考* (*Monuments des Liang*)，梁代遺蹟可見一二也。自是北周北齊分有中國北部，南朝遣使通好，有若屬國。元魏遺族七百二十一人，全爲北齊高洋所弑，得逃者一人而已。後來滅國絕嗣之例，卽作俑於是。陳宣帝太建九年（五七七），周軍滅齊，誅遺族，北齊傳六主二十八年，卒是竟亡。其後宇文氏復爲隋所滅，遺族亦誅戮殆盡，東胡族入主中國之局，遂漸歸沉寂。鮮卑之居於北方者，羈屬突厥，至十世紀時，始又崛起，是爲契丹。清代諸帝以爲索倫族卽契丹之餘裔，居於伊犁之霍爾果斯河畔者凡四族，而呼倫貝爾之五旗，亦此族之遺也。鮮卑南支則零星分立，隱於大漠，卒爲回紇所有，始終未建大國稱皇帝云。

第四章 吐谷渾

吐谷渾亦爲鮮卑別種，徒河涉歸之子，以與幼弟若落厲（Yoglotowwe）因馬鬪，有隙，渾謂厲

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於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山西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

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今青海柴達木盆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惟六七月雨

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

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

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之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其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

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自吐谷渾至葉延，曾孫視熊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

阿豺，兼并氏羌地方數千里，號強國。阿豺升西強山觀墊江源，問於羣寮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河

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犍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聞之，因遣使南通宋。其弟慕瓚立，以赫連定爲元魏所攻，擁秦雍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升，慕瓚拒擊，大破之，生擒定送於魏。後弟慕延立，魏太武帝遣軍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鬪賓。慕延之入西域，自今視之，可謂奇絕。然在歷史上亦自有謂，十二世紀時鮮卑別支黑契丹人遠徙至於今不哈刺 (Bokharin) 附近之啓爾曼 (Kernane) 地方，最近賽克斯 (Sykes) 及英國其他專家竟於波斯發見此輩居室及其他遺物。柏朗嘉賓 (Carpini) 於一二四五年亦曾見此輩也。吐谷渾西徙七年，仍還舊土。吐谷渾之得波斯草馬當在居西之時。吐谷渾風俗，「其主椎髻，以阜爲帽。其妻衣織成裙，披錦袍，辨髻於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鞞羅爲冠，亦以緙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助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殮，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勇於殺害。」文獻通考

齊永元二年 (五〇〇)，夸呂 (Kuan) 立，自號爲可汗。夸呂在位且百年，數侵邊，爲後周及

隋所破。夸呂死後，還以慕容爲姓。其子伏允立。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命鐵勒（Kuntali Turks）襲擊夸呂子伏允，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煬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祈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徒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騎數千客於党項。隋末天下大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

唐武德初，順以兵助擊李軌，自號爲大寧王。太宗時屢犯邊塞。貞觀九年（六三五）太宗命李靖侯君集等擊之，大敗其衆。其國自是衰弱，而吐蕃強盛，與相攻，卒有其地。咸亨元年（六七〇），因命薛仁貴等討吐蕃，唐師四敗於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唐因遣其族人於甘肅瓜沙諸州。吐蕃復迫之，殘部因徙朔方河東，語謬爲退渾。史或稱之爲渾云。吐谷渾一變而爲退渾，兩聲俱無，突厥蒙古語如是也。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爲長樂都督，青海國土，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自是中國史籍上無復有吐谷渾之名，惟有所謂渾者爲回紇（Türgoos）。

之一部。由此可見突厥盛時，此族尙克維其獨立，後乃夷爲回紇屬國，徙於漠北云。

卷二 蠕蠕

第一章 興衰略述

蠕蠕 (Jwen-jwen) 姓郁久閭拓跋 (Ukuru Tobu) 始稱柔然；吉朋 (Gibbons) 據法國人所作言中國書，書作 (Gaurien) 以爲即歐洲之阿華爾人 (Avars) 其說非是，然吉朋初不負其責也。史稱蠕蠕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除義爲首禿之木骨閭姓而外，在種姓上初與東胡無關，而其竟取東胡字爲姓者，則以當時匈奴衰微，東胡強盛，因襲其姓耳。蠕蠕一族史事至爲模糊，今可考知者，此輩爲匈奴之別支，其分野與高車同，約居於今漠北貝加爾湖一帶，元魏以後，其史事始漸可知。傳謂「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其本名，主字之曰木骨閭 (Mukuru) 吉朋書中之 Moko) 者，首禿也。」木骨閭當爲一柔然語。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

陔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Charuwei*）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東
 晉太元十九年（三九四），方知柔然之名，距其先世最少當亦四世，故柔然之興，當在西元後三
 百年左右，其時匈奴崩隕，檀石槐帝國已衰，苻秦鮮卑俱呈瓦解之勢，而柔然乃起於其間矣。木骨
 閭六代孫社崙（*Shehmu or Zairun*）吉朋誤據法譯作 *Toulan*）凶狡，甚有權略，度漠北，侵高
 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以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爲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
 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爲社崙所并，號爲強盛。其西則焉耆（*Yen-shih*）之北，
 東則朝鮮故地，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窮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通西方之道，俱
 在其掌握之中。於是自號邱豆伐可汗（*Kudovar Khakan*），中史以爲可汗之名始此，蓋不然
 也。邱豆伐猶言駕駛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木骨閭後易爲郁久閭（*Ukum*），以爲族姓；郁久閭
 蓋魏太后之姓也。柔然至後魏太武時，以其無知，狀類如蟲，故改其號曰蠕蠕云。蠕蠕木骨閭於晉
 愍帝時，旣脫離拓跋氏而自立，至社崙國境大拓，聲勢甚盛，木骨閭之易爲郁久閭，當卽後魏太武
 帝深覺柔然之勢，改之爲蠕蠕之時也。中史率以柔然屬鮮卑種，此當爲其姓末之拓跋二字所誤，

此與匈奴劉淵，姓仿中國，遂以爲屬於東胡耳。是時柔然疆域，其西則焉耆之北，西北匈奴餘種亦爲所滅。吉朋遂以爲裏海北方之匈奴餘族爲社崙所滅云云，是不確也。中史又云「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卽爲稱號，若中國之諡；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從此可見蠕蠕與突厥匈奴之關係。卽如西突厥之初，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鬢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肥鈍者謂三大羅，三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鈍短，體貌似之，故以爲號，此官特貴。據學勒 (Scribner) 所云 (不無可疑之處) 茹斯丁第二 (Justin II) 遣使者齊馬卡斯 (Zimarchus) 至 Dobian 汗 (一作 Dizabul) 之廷，所謂 Delobian 汗，卽大羅便也。塞凡提司 (Curvantes) 著 魔俠傳 (Jon Quixote)，亦曾述及突厥人之此種風俗云。

社崙旣盛，頻擾後魏北邊。社崙死，從弟大檀 (Dathan) 嗣位。後魏神龜二年 (四二九) 夏四月，魏太祖率兵十餘萬襲之。大檀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

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至孫吐賀真 (Tughochir)，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宋昇平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通使，求并力攻魏，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吐賀真之子，其主子成犯塞，魏用採刁雍議，以戍兵修築長城，東西千里。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然蠕蠕初未滅也。孝明帝熙平初 (五一六)，吐賀真之孫醜奴 (Chunni) 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神龜元年，遣奚六跋沙門慧琳 (Sramana) 等齎珠像入貢於魏。醜奴死，弟阿那瓌 (Anakwo) 立，爲族兄侯倭立所伐，遂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李崇主聽阿那瓌婆羅門總率部落，收離聚散，而涼州刺史袁翻以爲夷不亂華，前鑒不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云云，可見此輩原爲匈奴，而非鮮卑也。袁翻以爲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又謂「河西捍禦強敵 (指高車) 唯涼州燉煌而已。蠕蠕無復樹立，今高車獨擅北陲，則西顧之憂，匪伊朝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

環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舊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藩云云。一朝議是之。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嚙噠。嚙噠當卽阿乏爾人。伊犂王曾遣使謁大檀，而匈奴諸王亦有遠走康國者，則婆羅門遠投嚙噠之說，似有可信也。嚙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

阿那瓌居於東偏，部落旣和，土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華言把攪也。魏封之爲朔方公，蠕蠕王，其居地當在今鄂爾多斯旗境內。其家族並與魏齊通婚。始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並留中國使人淳于覃及侍中黃門郎爲之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抗禮。後其所屬突厥部落求婚阿那瓌，不許，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Amrodin）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五四六）率部落千餘家

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爲奴隸。（夏德以爲五七六年愷撒（Tiberius Cusar）遣發楞泰因使於突厥王 Anagai 之廷，以爲 Anagai 卽阿那瓌。）沙畹亦主是說，然時代相去過遠，疑不可信也。

自是以至於突厥回紇時代，不復聞蠕蠕之名，蓋不待周文帝之殺戮，而種落已日就凌夷矣。故欲如沙畹所云，謂蠕蠕卽爲代匈牙利之匈奴族而起之阿五爾人，不可得也。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大敗於沙龍（Chalons）之役，（四五三年）遂卒。吉朋所謂阿提拉滅其敵蠕蠕（Gouren）汗，與中國皇帝締盟，胥屬無根之談。社崙不維足蹟未至裏海之濱，卽新疆熱海（Issykkul）亦未之至，而大檀爲後魏所摧滅，乃在阿提拉及其從弟不勒達（Melita）在歐洲繼匈奴族王位之前四年。蠕蠕與西方之交通，除嚙噠而外，與其他各族自亦有些微之痕蹟可尋，如史載悅般單于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紮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云云，是其證也。吉朋云「阿提拉者孟

德祖克 (Munsuk) 之子，常自以爲乃古匈奴人之苗裔，其先人曾與中國分庭抗禮者也。此說若確，則余等前此所辯，皆渙然冰釋矣。中國史上匈奴一族突然不知所往，而匈奴族則又突然出現於歐洲，由各方面觀之，可見兩者卽爲一族，初無衝突之點；然此說如無積極可恃之證據，其確實與否，終難決定。夏德以爲阿提拉之子 *Heunuk* 一作 *Ernas* 其名常見於中籍，卽北史高車傳之已尼陂已之一字，因其傳寫之稍異可有 *i, ki, san* 三音，然此俱無 R 或 S 音。故夏德乃誤譯已字，實則此字有過去之義，乃屬於下句者也。

南朝宋齊謂蠕蠕爲芮芮，余意此族爲匈奴餘種，證據雖少，然就各方面觀之，俱有匈奴族之徵象，唯政治觀念，略取則鮮卑。雷穆塞 (Rémusat) 以爲係屬鮮卑，未見其然。唯雷君又謂近代之蒙古人疑卽出自蠕蠕，其說頗有考慮之價值，在事實上亦屬可能；然無何種直接之證據以爲其說張目也。其後此族竟爲突厥所滅。

第二章 與康加里族之爭

康加里 (Kankalis) 一辭，在匈奴時代是爲丁零，在後魏時稱爲高車，突厥時稱爲回紇，入元又稱爲康里 (Kankly)。康里爲突厥語，亦有車義也。而丁零又有兩種，一居今貝加爾附近，一居巴爾克什左右，吉里吉思地方幾俱爲所有，遠在第一種之西。丁零事蹟不甚顯，唯知其曾爲匈奴帝國之一部分，在韃靼與中國諸朝中，叛服無常而已。高車之傳聞雖亦黯昧，然相傳出於匈奴，第五世紀時始有高車之名。歐洲文字中之 Kutsche, Coche, 及 Coach 諸字，俱原於漢文之高車，不過車字譯音，正應作 Ru 或 Chu，不作 Ch 也。高車屢與蠕蠕相攻，魏道武帝伐蠕蠕，高車雜種三十餘部亦爲所破，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拓跋一朝驅逐北方游牧民族，其成績較漢族諸朝爲優；然拓跋氏自採用中國之

風俗習慣而後，日趨衰弱，此則始料所不及也。拓跋氏一朝政策，即在防止蠕蠕嚙噬與吐谷渾交通，其所謂嚙噬，非帕米爾之種落，乃所謂小月氏者是也。月氏初本居敦煌祈連間，復遷徙西去，一部保南山，是即小月氏。蠕蠕所與交通之嚙噬，即小月氏，則所謂西去云云，當不逾熱海一地也。鮮卑入據中國，高車與蠕蠕爭輒敗，是以高車初未自成一帝國，卒唯奠居於今烏魯木齊地，稱北庭，臣服於中國云。

中史述高車之俗云「本無都統大帥督護，種各有君長。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躡踞蝶嬪，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爲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人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歲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刃，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百市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骹戴之，首上縈屈髮髻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

遠旋，多者數百市。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云云。」高車以後人於突厥及回紇，其事將述之於後，今不能贅也。

悅般國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卽今庫車北裕勒都斯河（Yulduz River）地方也。余以爲悅般卽歐洲史上之阿華爾人，其證有：（一）中文「悅」字之音常若E字，如嚙噠之於Fonthalite卽其例也。（二）唐高宗顯慶三年（六五八）大破突厥，立西域十六都護府，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節制西域。十六都護府之一卽爲悅般都護府，位於今阿母河上游。而阿乏爾人（Avars or Evurs）位於突厥與嚙噠之間，是在歷史上實有可尋也。阿乏爾人之入歐洲，乃君士坦丁堡之仇讐阿蘭人（Alans or Arus）助之使然，阿蘭人之兩名皆見於中史，指住在裏海濱之部族而言。伊利可汗土門（Tumen）之時，突厥勢盛，悅般爲所迫，遂遠遁，過裏海濱諸部族，以西去。（柏朗嘉賓 *Pluin d'carpini* 書中有 *Alam Sive Aas*，俱指阿蘭而言也。）悅般東鄰蠕蠕與突厥初不通往來，逮蠕蠕爲突厥所滅，突厥木杆（Mukan）可汗之叔乙息記

可汗 (Khan Istāvin) (在西史作 Dizabul) 復破嚙噠。麥喃得 (Menandor) 書謂五六二年突厥可汗 Silzibul 宣稱一俟平定嚙噠，即轉其鋒以攻阿乏爾人云云。故所謂悅般，或作阿華爾者，在木杆可汗死（五七二）前，必已西徙，所遺惟羸弱者住龜茲北地方，猶保有舊名而已。此輩後爲突厥所逐，徙至今阿母河地，唐之勢力既達阿母河，建都護府其地，悅般之名始復顯。（三）據魏書悅般傳，涼州人猶謂此輩悅般爲單于王，其地並有悅般城。一九〇三年科狄 (M. Henri Cordier) 指出西元後一千年之古茲族突厥人 (Ghuz Turks)，猶稱其酋長爲單于，因此余於此版將 Zenghi 一概改爲單于。裏海之西，達吉斯坦 (Daghestan) 俄屬地方，阿華爾人及勒斯興人 (Lesghians) 俱爲熱烈之回教徒，猶在其地留居云。

卷四 突厥

第一章 突厥古史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Asnana*）。後魏太武帝滅且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蠕蠕之社崙大檀亦曾建王庭於其附近也。先是且渠爲涼州一部落，後降於後魏，餘種投阿史那部，俱徙至近蠕蠕處，即所謂金山者是也。城狀如兜鞮，俗呼兜鞮爲突厥（*Türk, or Turks*），因以爲號。至今土耳其方言中，突厥一辭，猶有兜鞮之義也。

案額濟那旗有小山，亦名金山，與阿爾泰之名金山者同，於是法國學者及一部分中國學者俱以爲突厥起於漠北，於一派荒謬之傳說，頗爲重視。即如一說謂突厥之先爲狼種，而突厥其他各種落亦有此種神話，並於特別事件上用狼頭，與此蛛絲馬迹，頗有可尋。然本書職志在掃除

一切傳說神話，一以中史所紀明白可據之事實爲本，若此類者寧擯而不錄也。

阿史那既奔蠕蠕，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至第五世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由此可見突厥種落，必與中國邊塞相近，謂爲蠕蠕許其越國數千里以通中國，絕無是理也。古代匈奴人以馬易繒絮之事，又見於此。（柏立 *Bury* 於一九一二年版之吉朋書，亦承認關於突厥及嚙噠之各種意見；柏氏並告余以論及奧理略戰勝（*Aurelian triumph*）時服匹斯卡斯（*Vopiscus*）之原文，吉朋書中所引非其本來也。土門求婚於阿那瓊，阿那瓊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大破蠕蠕）遂自號伊利可汗（*Il-Khaghan* 應作 *Ik-an*，然此當卽突厥碑文中之不民可汗 *Bunin Kagun* 也。）伊利可汗在位僅一年（伊利三）一辭，屢見不一見，不知在突厥文中此字究爲何義。此字雖與新疆之伊犁音義相同，唯與伊利可汗之伊利當無關係也。托瑪生（*Thomsen*）與拉都洛夫（*Rudloff*）之作，不可不詳細研閱也。）突厥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Khātun or Khaghatun*），亦猶古之闕氏也。蓋匈奴既衰，鮮卑族人遂假竊其單于之名，後始易以新稱，改號可汗。蠕蠕突厥既勝東胡而勢盛，則爭用此號，

亦勢所必至者耳。

突厥子弟謂之特勤 (teghin)；帕雷狄阿斯 (Palladius) 以爲卽蒙古文 toro 也。別部領兵者謂之設 (shad)。特勤之勤字，中文有作勤者，亦有作勒者，正應作特勤，方得突厥文之真也。其大官屈律啜 (Külteghür)，次阿波 (arpo)，次頡利發 (cherofa)，次吐屯 (tudun)，次俟斤 (dighin)。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鬢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 (Sheporo)，亦呼爲莫賀都 (basatur)；突厥史及回紇史中此字用之甚夥。肥醜者謂三大羅 (sandolo)，大羅便 (dalobien) 酒器也，似角而麓短，體貌似之，故以爲號。〔按學勒 (Schuyler) 謂齊馬卡斯 (Zimarehus) 曾謁大羅便汗 (Dalobien Khan)，或云狄查布爾 (Dizbul) 云云，觀此頗堪玩味也。〕此官特貴，唯其子弟爲之，蓋與匈奴之左右屠耆左右谷蠡同也。又謂老爲哥利 (Koli or kari)，故有哥利達官 (kari tarkhan)，達官蓋有使者之義。謂馬爲賀蘭 (thoran)，故賀蘭蘇尼 (thoransuni) 闕蘇尼 (Kölsuni) 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爲珂羅便 (Kampien)，故有珂羅啜 (Kari-chur) 官甚高，耆年者爲之。〔大羅便及珂

羅便二字語尾俱爲便，此必爲黏著語，系突厥語之語辭也。謂髮爲索葛(Soko)，故有索葛吐屯(Soko-tudv'n)，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爲匄你熱汗(Peni-jekhan)，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爲安禪(Andjan)，故有安禪具泥(Andjan-kuni)，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inkh-akhan)，隣狼名也。取有貪殺爲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Jalou)下者，葉護意云皇族也。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爲遺可汗(ikhakhan)者，突厥呼屋爲遺，言屋可汗也。以上所述，突厥人之思想若何，頗難得其線索，顧從托瑪生拉都洛夫所發見之古突厥文益以古物與言語學家之助力，其間亦不無一二可以鉤稽證合也。

土門死，子科羅(Kara)立，科羅且死，立其弟俟斤(Digün)，是爲木杆可汗(Mukan Khakhan)，俟斤一名燕尹(Yenin)，大選便之父也。(木杆爲突厥碑文中室點密可汗(Isani Kagan)之姪，土門則其長兄也。中史作石點密，一作伊室點密，或卽希臘人所云之斯登必斯(Stembis)，齊馬卡斯之弟查布爾(Dizabul)，以及米南多之西爾齊布爾(Silzibul)也。學勒所舉之大邏便，大約從法國書中得來，查斯丁遺齊馬卡斯至突厥汗第查布拉斯(Dizabulus)。

廷，在歐洲及波斯俱無人以爲此卽中史上之大邏便者；古翻譯者謂大邏便爲木杆（Muyni）之子，中文杆字與杆字甚爲相似，或因而致誤。至於大邏便西徙之故，將於後文討論之，今不贅。（木杆可汗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裘特人 Goth 佐南得斯 Jordanes 述阿提拉之形貌，謂阿提拉之頭甚大，眼深小而帶棕色，塌鼻稀髮，身短而闊，蓋與木杆相似。）西破蠕蠕噉，東走契丹，北並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當爲巴爾克什湖或熱海也。）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當爲貝加爾湖）五六千里，皆屬焉。按歷朝中史屢及突厥及契丹諸族中之韃靼人，謂其馴鹿，乘橇，馭狗車，服魚皮云云，然此族人口甚少，至今猶然，聲勢亦至爲微末，故此後除於必要之時期外不再及此。中國人當深入西伯利亞與否，或真知北海之觀念與否，中史無徵，要之北流之河流當曾見之，否則亦當得諸耳聞也。

中史紀突厥族未分裂以前之言曰，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成吉思汗卽大汗位時亦如此。）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瞋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隨其所

言以驗修短之數。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Vush-dush*）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Vur*），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此可見其所指爲赫連氏而非元魏。然後魏太武帝名佛狸 *Vur*，而中國至今狐狸之音猶與此同。第九世紀之西夏，迄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滅前始絕云。）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並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德魯茲人（*Druzes*）以闊頭箭或闊A箭爲信，卽後來中國之令箭也。）候月將滿，輒爲寇鈔。（匈奴人以月大行寇鈔。）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肢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贖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斃而且哭。（阿提拉之死卽如此。）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後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高昌俗同。）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如匈奴然。可汗處於都斤山（*Tukin Hills*）（約在漠北），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拜祭天神。又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敦登疑梨

(Putengiri) 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湖而不知年歷，唯以草書爲記（一八九四年余初譯此文後，托瑪生教授及拉都洛夫博士函余，謂彼等發見一突厥文古碑，於是突厥古文今日可以復覩云。）男子好搏菹，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

中史述及韃靼族文字，以此爲始。然唐太宗貞觀四年（六三〇）玄奘赴五天竺，經西突厥地，過屈支（Kucha），謂其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云云，屈支卽龜茲，二十年後之安西都護府卽在此地也。隋書會謂後漢曾在西域得胡書云云。余意以爲波斯人當廢棄舊楔形文字與採用新阿拉伯文之間，其所通用者猶爲希臘文也。中國人稱 Sanskrit 文及 Pali 文爲梵書，梵者梵天（Brahm），卽婆羅門（Brahman）也。唐時中國與土蕃（卽西藏人）立唐蕃會盟碑，一九〇四年英國之西藏遠征隊至拉薩，尙見此碑巍然無恙。貞觀九年（六三五）景教徒又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鐫以敘利亞文。（余對於此事，曾在一九〇二年十月號之都柏林評論（Dublin Review）上發表一文，此後作者紛起。）要而言之，中國人對於胡書之知識幾同於無，史籍中之閃爍其辭，卽足以見其無知也。

俟斤既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後周武帝納其女爲后。陳宣帝太建四年至五年（五七二至五七三）左右，他鉢可汗（Tapor）嗣位，以攝圖爲你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但耨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乃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西京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

齊有沙門慧琳（Sramana），掠之突厥，因謂他鉢曰：「齊國富強，皆爲有佛法，一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與後世道家之說成吉思汗正同。）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齋戒，遊塔行道，恨不生內地。（佛教之由高麗入日本亦正在此時。）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欲爲之復讐，入寇幽州；周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紹義。」

他鉢病卒，攝圖（Shipdu）立爲大可汗，號沙鉢略可汗（Shajiro Khakhan），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Amro）降居獨洛水（the Tula R.）稱「第二可汗」。木杆之子太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業。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爲阿波可汗，還

鎮所部沙鉢路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怒。千金公主開周滅，故悉衆爲寇，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隋文帝因下詔數之，以河間王弘高穎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路敗走。時虜飢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死者極衆。而沙鉢路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Dardō) 達頭者名玷厥，沙鉢路之從父也，卽西突厥之步迦可汗(Bukha Khakham)。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路相攻，於是突厥分爲東西部，迭相侵略。沙鉢路因擊阿波，爲阿拔國(Ajar) 部落乘虛掠妻子。隋遣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路。沙鉢路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舉良以爲突厥文碑中之阿拔部落，或卽阿乏爾人，然沙碗已駁其說矣。) 沙鉢路因上表自稱爲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Shiptu, Nü Sheporo Baga Khakhan of Un Ilkulu horde of the Great Turkey)。此處其自稱爲始波羅，不作沙鉢路。而狄查布爾(Dizabul) 一字字末查布爾疑與葉護或沙鉢路有關，五六八年羅馬使人至金山謁可汗，時在周室滅亡及突厥分裂之前十二年也。然欲決此，非於希臘學者之作仔細研讀不可。波斯

史及歐洲述此甚明，其言曰，「突厥人漸近新（薩爾王朝）帝國邊徼，乘嚙噠會長卡多爾夫斯（Katulphus）之叛，以兵力據有大嚙噠國境，康國及外媯水流域一帶爲嚙噠所克諸部落，至是亦相率來歸云。」沙鉢略所上表有云，「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爲藩附」云云。史謂隋長孫晟諭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臣下因相聚慟哭。後攝圖卒，隋文帝爲之廢朝三日。

時突利可汗（Dul: Khakhan）居北方，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使使突厥。突利本居北方，以尙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此處之度斤若卽都斤山，其地望當在今山西北部，匈奴南單于呼韓邪卽曾徙居於是也。沙鉢略之子雍虞閭嫉突利見知於隋，大怒，與玷厥舉兵攻突利，盡殺其兄弟子姪。突利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智意健也。（唐避太宗諱，以啓民爲啓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衆。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居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隋命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

頽破之，雍虞閭旋爲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羈五部內徙，啓人遂有其衆。

隋文帝拜突利爲啓民可汗。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民來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

大業四年（六〇九）啓民卒，其子咄吉（Tukir）立，是爲始畢可汗（Sibir khaghan）。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回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殺之。始畢怨恨不朝。大業十一年（六一六）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衆落入寇，圍帝於雁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定襄。薛舉竄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闡，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時西突厥雄據西域，始畢雖盛，終未能一近波斯云。

第二章 與中國之爭及頡利帝國時代

隋末天下大亂，羣雄紛起，逐鹿中原，而李淵最強，後爲唐之高祖。李淵父會娶突厥獨孤族一女，歐洲史家謂此女爲基督教徒，確否不可知。唯太宗世民卽位，景教僧人阿羅本（Olopen）傳教中國，太宗特詔諭之，則歐人之說，似有可信也。唐高祖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爲援。始畢遣特勤康利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計。始畢使骨咄祿特勤（Kutluk teghin）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骨咄祿，突厥文義爲福也。古匈奴所謂骨都，當卽此。）二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Chulu Khakhan），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

館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

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竇建德建國曰大夏，於高祖武德四年爲秦王世民所平。）武德三年（六二〇）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爲王，凡中國人在虜廷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今歸化城附近，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唐兵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與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Tupri）是爲頡利可汗（Ghari Khakhan）。又納隋義成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民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今更稱突利，蓋襲其先考，遣使人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三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初爲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喉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唐。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

略，每優容之，賜予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請求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六二二）春，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於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土。太宗南討，頓兵於豳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其後二年間，頡利數寇中國，並遣心腹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

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太宗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之，一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卽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裕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茲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

者令歸之。

貞觀元年（六二七）陰山以北薛延陁（Seyenda）回紇（Uigours）拔也古（Baikols）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先是，自匈奴顛覆，各部散居山谷間，自裏海經巴爾克什湖東向以迄於貝加爾湖以外，迤邐不絕。拔也古回紇兩部居獨洛水北，薛延陁則居於呼倫貝爾池及俱淪水（Kerlon R.）之間。（在此稍東諸部，不屬高車，舊爲蠕蠕之一部，後淪於突厥。其後二三世紀，突厥既滅，回紇小種落偏起其間，國號曰回紇，以曾屬突厥，故又名突厥回紇云。故言突厥民族，於突厥回紇西種初俱爲匈奴帝國中一小部落之點，不可不知。蓋猶盎格羅及薩克森兩種之於條頓族然。逮成一國，於是盎格羅薩克森兩種純而不雜者僅居一小部矣。）薛延陁諸部既叛，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陁自稱毘伽可汗（Bilga Khakhan）於漠北，毘伽者賢也。毘伽可汗及其子姪屢擾邊塞。薛延陁既稱可汗，雄視漠北，拔也古回紇黠戛斯及其他八部不之服。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貢於唐，紛紛自立，唐因於其

地立都護府。

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而是時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在位，玄奘曾一謁其庭，國勢正稱極盛也。會突厥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帝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尙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邱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恆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奈特勤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磧口在定襄東北約兩日程，定襄古北，或卽此也。）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竄於鐵山，兵尙數萬。使執失思力（Chifshilik）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恆安之地，斥土界至於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略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略營，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八百年前匈奴所有

之地至是悉入於唐。時貞觀四年（六三〇）也。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帝見其羸饋，授魏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六三四），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turkhan 希臘文作Turkhanis）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諱，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

突利可汗什鉢苾者，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爲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來歸附。庫莫奚爲宇文氏之東支，霫爲匈奴種，不甚重要。（今日之滿洲蒙古人錫伯人（Sibe）當爲霫之苗裔，於清高宗乾隆六年（一七三六）與索倫部並徙伊犁；然其族姓微賤，並不能與索倫人通婚也。）至於庫莫奚之先爲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與契丹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皝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魏登國三年（三八八）道武親自出討，至弱

水 (Amur R.) 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此後二百年間，奚與女真滿洲之先室韋 (Shirvi) 魚皮韃子諸族入貢於魏。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其知識遠在突厥契丹之下；其中有所謂蒙兀 (Mungwa or Mungu) 者，爲室韋之一部，卽後日之蒙古也。庫莫奚至隋代號曰奚。俗與突厥略同，唯死者以葦箔裹屍，懸之樹上，與契丹同。二族同屬突利。突利稱大可汗，中國不之許，置順州都督府，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番。太宗謂曰：「昔爾祖啓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堅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投我。今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 (六三一) 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是奚霫兩族似已與契丹相合進貢中國矣。

突利死，子賀羅鶻 (Ghologhur) 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羅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羅鶻，流於嶺表。頡利之敗

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時突厥降者十餘萬人，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兗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人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祕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旣誅滅，當遣還河北。彼烏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迫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徵又謂：「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時中書令溫彥博則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兗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云云。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

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爲夾畢特勤，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居於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匹，錫其土，南至於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并賜之鼓纛，命薛延陁毗伽可汗不得犯。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以貳之。並令渡河北還。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尙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北突厥第一幕之歷史至此終矣。

第二章 默啜帝國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 (Chebi Khakhan) 亦阿史那 (Assena) 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陁爲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陁。爲人勇烈有謀略，頗爲衆所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 (Karluk) 北有結骨 (Kirghiz) 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 (六四九) 遣左衛郎將高侃潛引回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反，拔塞匄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於京師。乃獻於社廟，又獻於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判沒

隋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於是突厥盡爲封疆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六七九），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匄爲可汗。是時契丹已內屬，爲松漠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又併高昌，唐室版圖之盛，已與清代相等，所不服者唯（Sart）吐蕃而已爾。永淳二年（六八三），突厥阿史那骨吸祿（Assena Kutlut）復反。骨吸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衛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吸伏念既破，骨吸祿鳩集亡散入總林山聚爲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吸（Merchö）爲「殺」，咄悉匄爲「葉護」。據拉多洛夫諸人所考證，和碩柴達木（Kosho-Tsaidam）突厥文碑上之厄爾特勒可汗（Eltereb Kagan）卽骨吸祿也。是時因溫彥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爲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仍依舊檢校部落。本立

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咄祿得之甚喜，立爲「阿波大達于」，專統兵馬事，屢寇邊塞。武后因命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時右監門衛中郎將饒寶璧見常之破賊，因亦請窮其餘黨，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往攻，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攻突騎施 (Turkshah) 臨陣戰死。突騎施者本亦爲西突厥之一支，據有碎葉川 (Sughar or R. Suji) 一帶。骨咄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尙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據拉多洛夫所考，以爲闕特勤碑中之卡巴干可汗 (K. Dagan K. Khan) 卽爲默啜云。長壽三年 (六九三) 默啜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册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 (六九六) 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自號可汗，攻陷營府。唐兵拒之者屢爲所敗。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卽率部落兵馬，爲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大盛。武太后尋遣使册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 (六九八) 默啜表請與

武太后爲子，並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唐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唐室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郡降戶數千帳，並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寢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南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賚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聞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元崱以兵五千人降，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恆兵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掠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號默啜號爲斬啜，默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

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嚴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咄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四五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訶爲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匭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七〇〇）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西侵突騎施，突騎施不能禦，以其衆入唐求助。

長壽三年（七〇三），默啜遣使莫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識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遺之。中宗卽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年（七一）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酌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兵合渡河。時默啜盡衆

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墩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默咄西擊娑葛 (Sogd) 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以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爲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旣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 (七一四) 遣其子移沮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大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勤於城下斬之。虜因退縮。 (是時突騎施庭在素葉，在其西二千餘里，黠戛斯牙在其北三千六百餘里。回紇牙所在東北三千里，駝行可四十日程。哈密在東南約九百里，焉耆在西南一千二百里。合此可見吾輩今日所有諸圖俱不甚正確也。一八九四年俄國駐高麗公使韋貝 (Mr. Charles Waeber) 曾製一新圖，唯中國至今尙不見有出售者。一八九五年韋君曾郵贈一冊，顧所繪僅止於蒙古也。) 大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陸噶

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塔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文高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七一五）默啜九姓（Tokuz-jügüz）首領阿思布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布率衆來降。四年（七一六）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據托瑪生之考據，此次默啜所與交戰之拔曳固，卽闕特勤碑中之 Yér Bay-irku 也。）骨咄祿之子闕特勤（Kütleghin）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並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Meerin）是爲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七一六）卽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勤之功，固讓之。闕特勤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Sulu Khakhan）。開元十八年（七三〇）與突厥使爭長之突騎施使卽蘇祿所遣也。是時契丹與中國約爲婚姻，突厥不復能凌駕之矣。

其時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噉欲谷(Tuoyukuk)爲謀主。(一八七九年，克勒明茲女史(Frau Kromenz)於庫倫東三十哩發見噉欲谷墓及二華表，表上刊有突厥文銘字六十四行。中史所述此時突厥之歷史，就此數十行銘文中可以一一證其匪誣也。)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勤所殺，噉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盡敬服之。俄而降戶阿悉爛(Arslan)跌跌思太等復自河西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不設備，與降戶戰於青岡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帝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尙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

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噉欲谷之言，蓋可與漢時投匈奴之黃門所云遙遙相映云。